

豈好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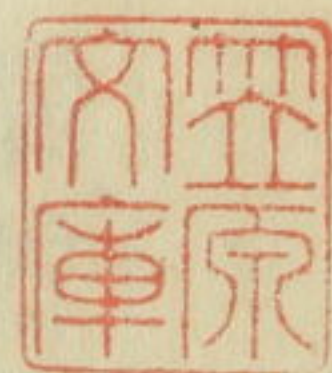
全



豈 好 辯

13
3066

五
起
釋



門 13
號 3066
卷

刊于玉
嶠書堂

藏書

新定圖書
島田氏藏
羊三月

豈好辯

何有之問曰世所謂道者固不一端然人
有彼己人各是己而非彼正其己之所道
而邪彼之所道人之視吾猶吾之視人則
其所道者吾未知其孰邪正也今海外教
法有回回法有天竺法有西洋法就而聽
其說彼未必非我未必是敢問其邪正何
以判然主人曰子見天地乎曰見曰道者

豈子辭

玉嶠書堂

天地之道舉目見天地道可知而已曰然則其狀何如曰天尊地卑者陽統陰也道亦以陽統陰者爲正而已曰敢問陽統陰者其爲道何如曰陽爲明爲晝陰爲暗爲夜天也者日月星辰繫之以明照暗以晝兼夜日光所贏晝常長於夜春秋二分晝夜四十刻而星月之生光亦受明於太陽而照夜皆陽統陰也生者陽也死者陰也天下

人民雖生死相半而以大數乘除之生齒常多於死者人文日開而日進於明其情好生而惡死喜明而不喜暗是人道亦以陽統陰也聖人以生生爲道生道也人道也其教皆人倫所日用常行至易至簡正大光明用之廟堂施之邦國無所之而非憲憲令德赫赫乎其如日月之當天者是明道也晝道也以明照暗以陽統陰是天

道也。蠻夷者以寂滅立道，嚇ス以身後禍福，死道也。索隱行怪，外人道而爲教，所謂過去未來者，人未嘗身到目見者，皆臆度意想，巧言繁辭，務誑誘婦女，引之密室，招之暗處，有如狐狸，晝伏夜行者之狀，暗道也。夜道也。主死而客生，用暗而蔽明，是以陰統陽，豈天道也乎？則其明暗邪正之相反，如冰炭，不待多言也。故聖人之道，昭明較

著，因天造地設之自然，而莫待於臆度意想，造作假託，子求之於其自然，與矯僞，其邪正將自明矣。何曰？衆生必死，中國以生生爲道者，未必自然，海外以寂滅立言者，未必不自然也。曰：道者生者之所行，生者而行生者之道，認其生以爲道，固其自然，不待費辨解也。故聖人首言生養，而夷則專言寂滅，聖人

勢勸勉而夷事恐嚇、聖人使民懽欣和樂、夷使民蹙縮哀號、聖人使民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夷使民悔罪乞憐而不敢爲非、故聖人之道沛然日進於明、其治駸駸乎有生意、夷之道歉然日退入於暗、其氣象索然以就剝落、子反而求諸子心、生養之與寂滅、勸勉之與恐嚇、懽欣和樂之與蹙縮哀號、徙善遠罪不自知與悔過乞憐不敢

爲非、於子心孰安、其日進而有生意與日退就剝落於政治孰宜、且其爲地形、東方者朝陽之所發、西土者夕景之所沒、地之向朝陽者其氣多陽、其人靈明、故其道光明、地之逐夕景者其氣多陰、其人深刻、故其道幽晦、今於子之心、喜陽乎、喜陰乎、喜朝乎、夕乎、喜明乎、晦乎、子必自知之、何曰、西人亦知人情好富貴惡貧賤趨生

豈好義
避死喜福畏禍故誘人以我能富貴之生
之福之則亦似未可一概目以爲死道也
曰聖人之教人所以匡直輔翼之者不一
而足若其欲富人則有祿秩貴之則有爵
位生之福之則建皇極以敷錫五福其事
明明了了莫待於詭說以禍福也畏天敬
神者人情之所固有故郊社禘嘗以報本
反始有祈年有雩禋有蜡有臘四望山川

羣神百祀莫不盡舉其所以爲民禱福禳
災者莫不盡備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人
人自安不知異物若其非王制所頒祀典
所載而有私執左道此謂造言亂民刀鋸
隨之今夷之所謂富貴之生之福之者外
王制而專聽於神捨其天地日月觀師雨
師社稷山川宗廟五祀其義明明可見生
民不可以一日廢者而特敬禮其審判死

後禍福其理隱怪生民不可得知者其事皆非生民之用外王制而私自祈福足以教僥倖其啗以貨利足以長貪心貪而僥倖將何所不至也且其道既主於身後其或言生前禍福者特其方便耳何補於其爲死道譬之盜跖仁義非不仁義而用以濟其惡何補於其爲惡人則其假生道以歸於死道是亦爲死道而已

何曰中國所尊奉曰天帝西人亦尊奉天主其實不相近乎曰其名則似其實則相反也聖人之道因其自然而求其故夫民物生生者天地之自然也既生之則欲其治平是即其天意是以有君師而治之代天工耳既代之矣不得不報焉報焉者報其生物之德也是以有祭祀之禮而致其誠敬皆因其自然而節文之不待造作假

託生者而報生物之德其義明明雖衆人亦可思而得見而知非一家之言而天下皆知之天下之公道也西夷所謂天主者夷輩所名本出意想其私言也故以萬物爲胡神所造嚇以身後禍福其歸不過使人專心敬胡神其說天地之初言身後之狀鄙俚猥瑣如躬到其地而親見之者夫誰見之而誰傳之天地之間豈有是理哉

乃言有六千年之史書而知之今假使史書悉存而其說淺陋誕漫不經不可以爲訓且其說又云中世有大洪水世無一物存者則將惡得有史書具存也此皆設詭說以售其言徒使耳食者聞而信之若就天下事物而審之則茫乎如捕風本諸身徵諸庶民不見所以然之實所謂審判死後禍福者使生者聞之其義不可思而得

其實不可見而知天下之所不得知而說者獨知之一人之私說也則是其言皆出於造作假託特有其言而無可見之實使民舍所見而信所聞則其欺罔誑誣將何所不至也是其名相近而其實相遠者皆由其自然與造設而以致相背馳也

何曰西人說天主其實不可見然亦所以導民使不爲惡大有益於世道也曰聖人

尚信義示民以不欺教之以的實可見者匡直輔翼而民自得之其道明了不待他求而復何待造作假託喋喋鼓舌提耳恐嚇黃婆罷老乎且人性善先賢論之詳而西夷說人以上世餘罪者以性爲惡也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語曰攻異端是害也已正謂此也

何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其詳可得聞

乎曰性善性惡之辨與其所害於政者前賢論之既備矣今夷輩不知生生之爲道使天地間氣象日就剝落前亦粗言之且其所謂敬天者媚天以徼幸亂倫理以誣天道其於政何得無害也曰敢問所以亂倫理者曰天叙有典聖人勅五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人之所必不能免此天造之自然也而夷於彝倫無一不斲

者以其造作假託爲之說也曰然則其所以亂君臣之義者何如曰天降下民作之君師君師代天工以治民而教之天下臣民敬事其君即所以敬事天以天與君爲一其本也夷則謂胡神爲大君以其君爲小君是其君有二二其本也而其弊必至知有胡神而不知有君故西荒諸國篡弑逆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而君臣之大

倫以斁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孝子事親如
事天。所以率天性。率天性者。即所以敬天。
一其本也。夷則指胡神爲大父。謂其父爲
小父。其父有二。二其本也。而其弊必至。知
有胡神而不知有父。故其國弑父者有之。
以其法堂弟子嗣王位。不知其姓既易者
有之。而父子之大倫以斁矣。一君二民者
陰陽之常。故陽爻一畫。而陰爻兩畫。一夫

而有妻有妾。貴者妾媵愈衆。所以順陰陽
之道而廣繼嗣。廣繼嗣所以重祖先之後。
祖先之後重。而非類之覬覦自絕矣。夷則
必禁二色。雖王公不得畜妾媵。重一婦而
遺祖先。以至於自絕繼嗣。使祖先之胤終
天不復屬。故其國動絕繼嗣。以致爭亂塗
炭生靈者。不可勝數。夫婦可謂斁矣。仁人
雖汎愛。而友于兄弟。以施於有政。老我老。

以及人老、幼我幼、以及人幼、舉斯心加諸彼、其本非二、夷則亡論親疎、長幼一視、以爲友、齊疎於親、同卑於尊者、僞也、其弊必至於有視兄弟如路人、待尊長如卑幼者、長幼可謂斃矣、友者情好相得、恩意相通、其相信如一身者也、若其汎愛衆者、亦推斯心己所親者仁、而推以愛衆、其本亦一也、夷則亡論賢愚、一視以爲友、雖其情好

相殊、恩意不通者、亦指而謂之友、物之不齊、物之情而強齊、其不齊者僞也、其弊必至於雷同詭隨、以面相接、而不以心相交、甚者則雖奸賊無行之民、猶且救護振濟、相稱以爲仁、朋友可謂斃矣、夫敬治己者、愛生己者、陽一而陰二、長長而幼幼、信其同道者、皆人情之實、而天性之自然、故謂之天叙也、盡其實、率其性、皆因其天叙、而

不容造作假託與天一者也。今夷湮沒其實，戕賊其性，唯隱是索，唯怪是行，彝倫之攸斁，其害於事與政者，亦可見而已。

何曰：邪說之害，既得聽矣，敢問正道如此其微，而邪說如此其熾者，何也？曰：夷無他伎倆，然其能鼓其說，以蠱惑愚夫愚婦者，竊聖人之權，而乘易行之勢也。曰：何謂竊聖人之權？曰：凡人情莫不敬畏天威，而聖

人敬天，其事天如事親，以其祖配天，事祖亦如事天，有其禮，有其樂，所以使民由之之具，可謂備矣。是以民以敬畏天威之心，而尊奉帝王，帝王與天一，而以嘔煦覆育萬姓，是聖人經世治民之大權也。而夷輩設一胡神，以眩惑愚民，故亦能使民以敬天之心而敬其為君師者，其說雖臆度假設，非自然而亦足以竊聖人之權也。曰：然

則聖人亦恃權勢以馭其民耶曰聖人之道天造之自然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故事上帝祀其先人情之所必不能已因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而以導之故聖人知敬天而不知用以要權然其權自存焉後世不知敬天亦不知其權有所存雖口稱敬天而言與事相離敬天者非其實也是以民心渙散不可得收焉而夷則雖不知

敬天之實而知用敬天之名以要其權亦能鼓敬天之說媚天以徼幸其實雖非所以敬天而亦以敬天爲號故使民視己猶天是以聖人之大權久既爲妖夷之有彼既竊其權安得不併民與地而盡竊之也是以六合之內爲彼所誑誘者如此其衆亦不足怪也

何曰聖人所以盡敬天之實與夷輩所以

豈如辨
鼓敬天之說、可得聞乎、曰、聖人事天、所以治民、治民所以事天、天人一致、其敬天之心、與天下同之事、天有祭祀、治民有禮樂、禮樂者所以文其敬、故其齊戒沐浴、正衣冠、整容體、陳鼎俎、奉粢盛、出入陟降、坐作拜跪之間、肅敬之心、油然而生、大呂之歌、雲門之舞、鍾鼓管籥、翕然合作、莊嚴清靜之地、而其聲音之洋洋、盈於耳、感於心、有

如雷出地奮之象者、故其形於儀容、播於金石、而隱然得於身、喻於心、深於鼓舌提耳者、禮樂之妙用也、於是羣后德讓、多士駿奔、庶民顒然而化、四海共其職、天下一心、以致誠敬、是所以盡敬天之實也、今夷之事胡神、瞻禮祝呪、進退起伏、其形於動作者、亦足使愚夫愚婦生敬仰之心、念誦呼號、振鐃擊鑼、其發於聲音者、亦足使民

豈如辨
濫於耳感於心而乘其生畏敬之心以鼓
鄙猥奇怪之說足以蠱民心故夷之事天
與聖人之事天雖其意相背馳而其所施
爲之事稍相近似故亦足竊聖人禮樂之
微權也曰後世帝王非不祀天亦皆有禮
樂而存何獨古聖人爲盡敬天之實乎曰
後世事與言相支離其言敬天者不過論
空理事天者特備儀容不能與天下同其

誠敬聖人代天工治天職動靜云爲莫不
與天一故其敬天之實與天下同之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上有是意施及庶民
郊之祭喪者不敢哭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舉此一端其敬天慎祀所以使民由之而
與民偕之所稱殷禮不獨行於朝廷以爲
京邑美觀者亦可見也西夷雖左道而其
事胡神亦能與衆偕之是其所以能逞其

豈如辯
志也。今我有大道而不能行之，使夷獨得
行其說，亦可羞也。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
侯以下不得祭，夷則雖庶人得祭。天主若
論與民偕，則夷不却勝於聖人乎？曰：天地
之道，貴賤尊卑各有常分，尊貴而爲卑賤
之事，謂之瀆；卑賤而爲尊貴之事，謂之僭。
僭與瀆，亂之本也。故上下各守其分，爲其
所當爲者，從天地之道也。且夷無貴賤，各

自祭天者，人心分，誠精散。天子祭天，而諸
侯以下同助之者，一君爲之，衆民仰之所
仰，一而人心合，誠精萃焉。散者如鳥合之
衆，衆各爲之，而其力分；萃者如節制之兵，
有所管轄，而其力專。如舉大木，衆人各自
用力，雖勞不能動之；一人號令，衆力一齊，
不勞而能舉之。齊不齊之勢異也。故聖人
萃億兆之誠而一之，其於感格鬼神也專。

而天豈不享之哉、

何曰、何謂乘易行之勢、曰、嗜利懷惠、愚民之常情也、而夷餌以金帛珍異、啗以賑窮恤貧、以釣其仁聞、且世俗賤心而貴耳、好奇而畏怪、道備於已而不知反求、聞新奇之說、而不能講其是非、譬如徒嗜異味、而不知嘉穀之不可以一日無也、一聞冥福陰禍之語、茫然自失、惴惴乎如將墜深淵、

騃兒稚女、闇夜畏鬼者、以目無見也、愚夫愚婦於道義、懵然無見、嚇之以鬼、能莫畏乎、故其誑惑民、必先誘引婦女、先其最愚無見者也、且浮屠之行、千有餘年、天堂地獄之說、入於民既久、而夷因以鼓其說、民之好奇而畏怪、安得不相率受之、羈銜乎、是其勢之易行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有巫祝之官、使民心有所恃而不眩於異言、有

造言亂民之刑、使教化有所開而不亂於左道、宮中則有女祝而掌內禱祠之事、有閹人而禁奇服怪民、其於所以蠱惑婦女者、禁防尤謹、觀聖人所戒、則亦可以見妖夷之肺肝、彼而肆其所欲爲、邪說之熾、亦何足怪也、

何曰、邪說所以熾盛、既得聽之、然彼夷而自道其道、於我中國固無加損、措之度外、

不亦可乎、曰、彼若果自道其道而止、則措之固無加損矣、今夷之爲說、謂必使萬國悉奉其法、乃造物主之意、欲以此易宇內、今其說既遍宇內、其未變於彼者、彼所謂四大洲之中、僅有中國及近旁一兩國耳、是其勢非以夷變夏、盡大地所在悉臣之、則不已、如之何其得不痛拒絕之乎、夷嘗以妖法入日本、入則被殺、故夷膽落相謂

曰日本人有二眼其邊民汙夷法者嚴設禁防使悉出其黨出者使之足蹈耶蘇像不蹈者殺之故夷通舶者亦怕其不免望崎山而股栗其剛斷明決威震海外者如是夫見夷之膽落股栗則彼其所以禍人國家之情亦可知也今若不能絕微杜漸如日本則異日必至以夷變夏將安得措之度外也且夫夷之狡黠變詐無窮今假

令殲滅驅除無有餘燼而彼又易其形變其名以潛行其說以煽惑我民亦有非法禁之所能詰者其可變者名也不可變者實也故如其名可變爲白蓮可爲無爲等諸法或因佛而入或竊儒而入其名雖殊而無不可暗寓其意行其實者巧詐百端匿形更名心心相承口耳相傳其言潛行於民心亦有不可獨恃法禁以止之者欲

殲滅驅除之、亦不得不講善後之計也、何曰、善後之計、可得聞乎、曰、醫之療疾、有治內、有攻外、二者並行兼施、不可偏廢、政刑禁令、以防其事、所以攻其外也、禮樂教化、以導其心、所以治其內也、凡其崇薨廣宇、撞鐘擊鑼、稠人廣衆、連結成黨者、其形可見、政刑禁令、防之而有餘也、閤堂密室、夜聚曉散、心心相傳、神符默契、以相浸淫、

漸漬者、無形之可見、而非法制之所得禁止、故欲禁無形之邪、自非禮樂教化沛然有深入民心、則我未見其能治內而有餘也、曰、禮樂教化、儒者之熟套、然三代以後、未有用以化民心者、今欲用以禁無形之邪、豈不迂乎、曰、古者合治教爲一、後世分治教爲二、且其所謂禮樂者、非空理死論、則皆虛文末節、何足以固民心也、天叙父

豈好齋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惇其親義別序信
因其天叙而自其天秩禮之實也典惇禮
庸凡事皆得其當物皆樂其羣樂之實也
禮樂之實出於天聖人敬天其制治施教
莫非所以奉天奉天以臨其民明其爲天
吏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孝子愛親生則養
之死則祭之奉遺體以合其族雖百世不
忘所以長父子之恩也先王動民以實而

不引以言郊社禘嘗事上帝祀乎其先天
與祖一而民視帝王與天無異民以敬天
之心而敬帝王帝王之命即天之命而民
聽無他於是禮以致其敬樂以致其和禮
樂之極致足感格人神是以禮樂教化入
於民深矣語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謂此也是以天人
一而民心不散雖有妖法異教而庶民不

眩，是所以拒左道之大本也。不然則區區恃儀文度數空談閑議而欲以化民成俗，將安能禁其神奸之潛行於民心者乎？何曰：禮樂教化固善後之要務，然夷亦竊聖人之權而乘易行之勢，民相率眩於夷法，民之所趨向恐難遽變也。曰：新奇怪僻固衆人所喜，然人不能一日離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則道之着實平正者亦不

可以一日離人。雖或嗜異味而亦不能廢嘉穀，雖或陷邪說而亦不能離正道。正道日行於人而人不自覺，其所常行皆其近於人者，唯其不思而以遠於人者爲可信，故其所行則事君、養父、御臣、育子、夫婦居室、兄弟朋友相接之事，而其所信厭離穢土、棄見今而思未來、所信非所行、所行非所信，其業則宦學、耕穫、織紵、陶冶、貿易而

所相勸戒者、則念誦瞻禮、會聚供養、以費
日力、靡資財、無關於宦學耕穫、織紵陶冶
貿易之事、叙我五倫、制我職業、辨我爭訟、
除我患害、弭寇盜、禁暴亂者、君也、生我鞠
我、拊我畜我、長育顧復、出入腹我者、父母
也、而所欲報之德、則胡神也不報於其所
被澤、浴德之君父、而報於殊方絕域所造
設名號者、是皆捨其蹈履至到至近至切

者、而從事於妖妄荒唐不可得方物者、譬
如百犬吠於聲、聞虛聲而不見實形、今大
明實形之可見者、不過就其所日用常行
而指名之、其勢甚易行也、其言之造設與
自然寂滅之與生生、幽陰怪詭遠人之說
與昭明較著切身之實、五倫五數者、與五
典五惇者、媚天以徼其幸者、與敬天以盡
我義者、無一不相背馳、今誠能反其道、所

以化民成俗者皆出於彼之所不能大明
禮樂秩祭祀惇人倫因天造之自然而奮
鬼神之功用大道既明則曲徑旁行者不
禁自息夫天下之事莫不可爲可爲而終
於不爲者爲之非其人也語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我傷斯道之喪至於其爲之則
我亦將待其人而已何有之起拜曰累年
積疑先生辯之詳請從茲專從事正學不

敢有變焉主人笑曰託之空言何補於事
也然予懼世人之惑不得不爲子一言之
矣予豈好辯哉

豈好辯終

跋

右豈好辨不知何人所著意者明清
學士憂天下者窮居陋巷所筆蓋其
言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眷眷於人心
世道亦足以見其志其志得見其名
字之亡亦未足惜也余一日出遊得
之坊間憐其為蠹魚窟穴為加繕修
藏之筐裏云戊子冬日藍臯居士題

於无悶書堂之窻下

足

卷之六

其志其志其志其志

不辭其責者人必

天下皆與焉

不貴其快不快
阿人阿者意者
即散

卷之四

常陸正志齋會澤先生著述目錄

思問編

孝經考

一卷

中庸釋義

一卷

刪詩義

一卷

典謨述義并附錄五卷

讀論日札

四卷

讀書日札

三卷

讀易日札

未成

讀周官

三卷

正志齋雜錄

一卷

閑聖編

一卷

新論

二卷

迪彝篇

一卷

艸偃和言

一卷

學制略說

一卷

退食間話

一卷

洙泗教學解

一卷

及門遺範

一卷

下學邇言

七卷

責難解

一卷

泰否炳鑒

四卷

江湖負暄

三卷

讀直昆靈

讀葛花附讀級戶風讀萬我能比禮

一卷

閑聖漫錄初編

一卷

息邪編

豈好辯

一卷

千鳴異聞

一卷

兩眼考

二卷

三眼餘考

一卷

息邪漫錄初編

二卷

三編之餘

息正志齋文稿

正志齋詩艸

會澤先生所著書目如右而其如

三眼餘考等諸書有深藏筐裏不

示人者其餘可公布者他日將就

請上梓今豫揭其目以諗四方君

貴顯子

玉巖堂主人謹識



急就錄初編 一卷

三編之餘

正志齋文稿

正志齋詩集

會集地志所著古昌知在而無如

三編之餘

未及者其餘可公亦多他日將就

請上校公處陽并日以念四方君

王殿堂主人謹識



145
145

